

給  
國  
民  
黨  
的  
諍  
言

何文振著

# 給國民黨的諱言

著作人：何文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一三六巷二之三號

電話：三八一五二五四

經銷者：桂冠圖書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三三三巷十四號二樓

電話：三九二九二三四・三九一一四〇七

價：新台幣捌拾元整

國外美金陸元（含郵費）

定價：新台幣捌拾元整

出版者：春風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十一巷九號之一

電話：三五一一三〇五八

郵撥八折：一二二九三六許榮淑帳號

初印刷者：三榮美術印刷公司

版權者：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十一巷九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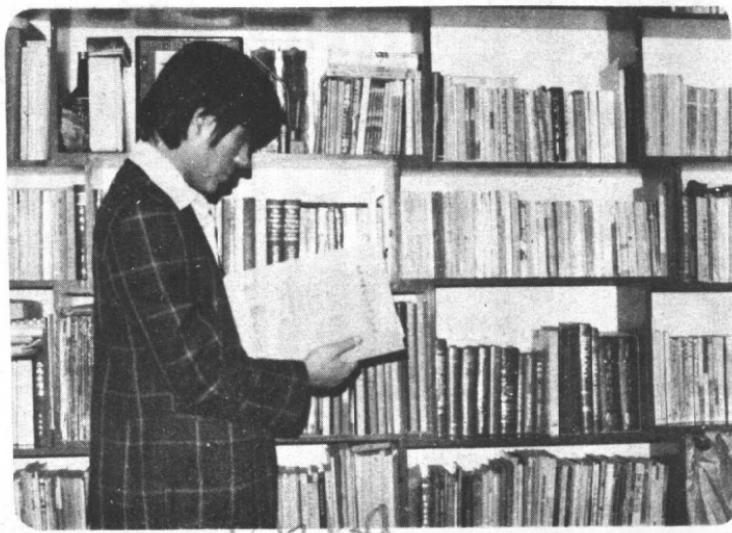
電話：三五一一三〇五八

郵撥八折：一二二九三六許榮淑帳號

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為了追尋台灣的前途，作者希望在知識上為和平改革的志業，貢獻一些理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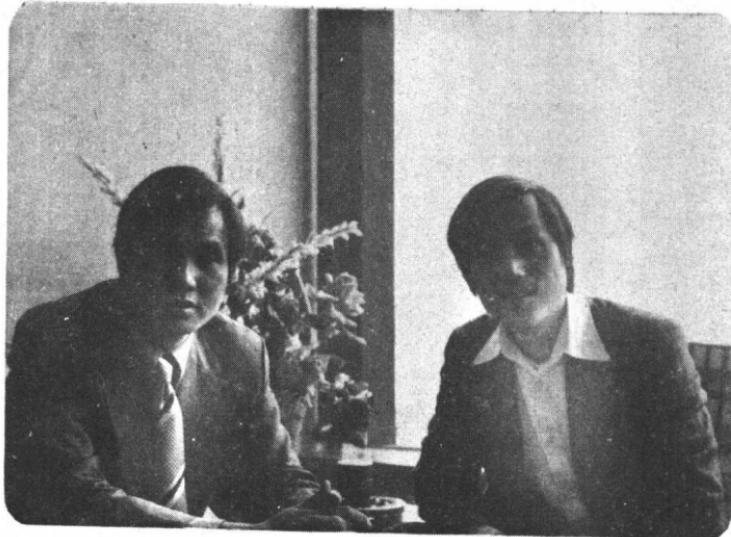
Bjnt 203/09



▲作者與省議員張俊宏，及關心國事追求民主的青年朋友們。



▲作者與台北市議員康水木，經常討論台灣的民權運動。



▲作者與名律師姚嘉文，都渴盼公正的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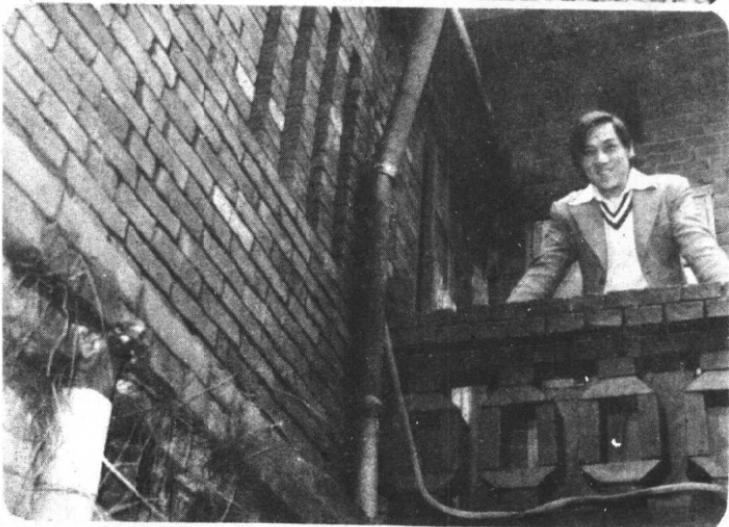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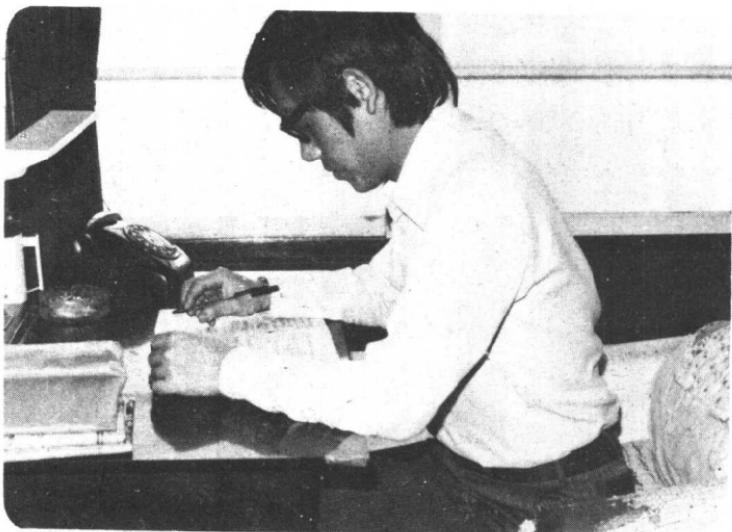
▲龍山寺、台灣古老的政治中心之一，作者現居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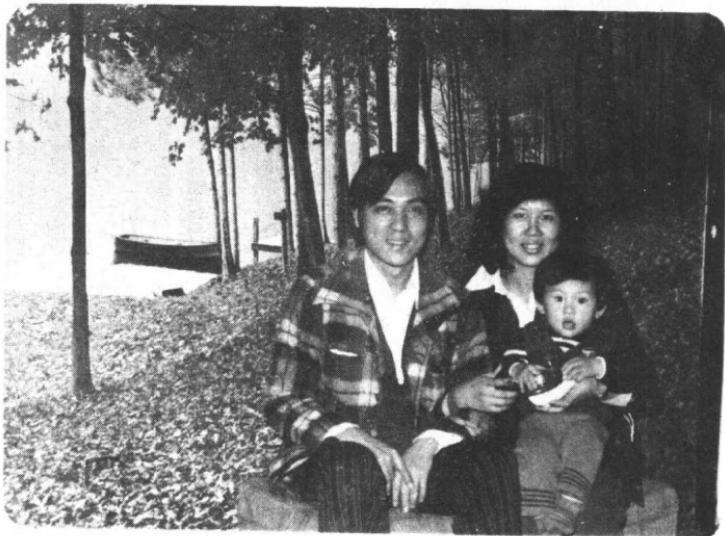
▲作者瞻望國家及民主前途，已經呈現曙光一線。

▲作者在板橋的故居，一個台灣青年的成長，  
要肩擔起祖先的奮鬥，一心懸念自己的鄉土，





▲和平改革的事業，作者的沉思，先從筆桿開始。



▲誰無妻子？誰無兒女？但願新生代的改革者不必再走上坎坷的路。

## 《中壢事件後民主前途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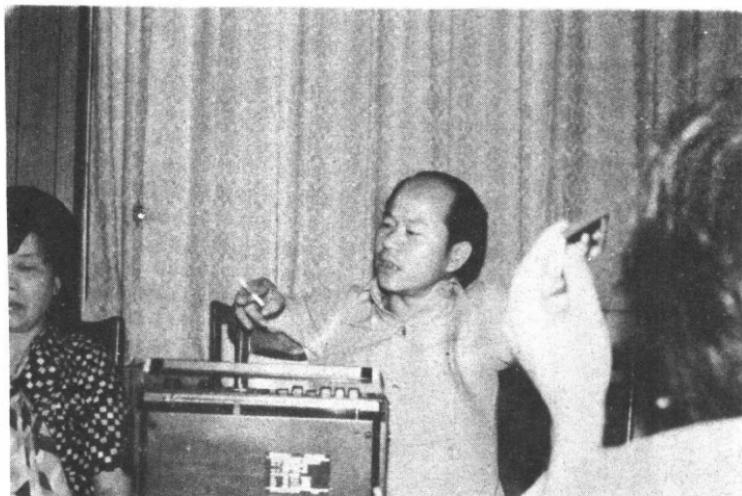


▲左起：張德銘律師、姚嘉文律師、張俊宏、黃玉嬌、許信良。



▲左起：學者黃煌雄、作者、張俊宏夫人。

## 《中壢事件後民主前途座談會》



▲桃園縣長許信良主張以領導代替統治。



▲作者在世界貿易大樓演講土地、經濟問題的改革。

# 迎接不可拂逆的中堅力量

張俊宏

當文振兄告訴我，他的出書計劃及內容時，我很興奮的發現年輕一代的論政者已經一代比一代更具有創意而且有更充實的內涵和深度。在我過去十年來從事論政及文化事業的過程中，一直熱切的期待著有人能付出他的熱情和時間對當今諸種重大問題作根本的有系統的探討。

幾十年來也許是偏限於特殊的文化水土，關心政治的人始終不能放懷的澈底的來探討影響我們共同命脈和前途的種種問題。雖然多少年來我們並不乏相當多具有深度的學術性的著作，但往往偏重於點和線，或者是偏重於新聞性浮面的探討。我們最缺乏的是系統化的全面性的對當今社會重大問題作不諱疾忌醫的身體檢查和病理分析。「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就是

這種工作的初步嘗試，但只不過提出了研究的大綱，這些年來一直期待著有心人能加以整理修改和闡揚。一方面喚醒大家愛鄉愛土和愛國的情懷，另方面也使大家沉迷於過去；專精於外國樂理；過久幻夢於力不可及的世界之餘，分一點精神來研究自己生長，可以發展，而且可以操之在我的土地上。尤其當自己的鄉土還來得及愛護；自己的命運還來得及挽救的時候，把病因病情和治療的方法趕快告訴來得及救治的病人。

文振兄這本書可說是近年來首次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各種問題作有系統的、完整的檢討及批判，可以說是台灣前途的發展論。雖然以熱門新聞來說，可能曲高和寡未必討好，不過我一直認為：民主的和平改革事業乃是百年大業，如果我們不能把改革者的理想見解作立體化的有系統的陳述，就不能充分發揮其影響力。曲高和寡的事總要有人來做，何況文振兄從我主編「台灣政論」開始寫批判大地主，批判資本家，以至於「這一代」雜誌，一系列的理論性的大文章，我驚訝地發現他受到許多讀者熱烈的歡迎，我們的社會畢竟能夠賞識有深度的作家。許多擔心我們「民智未開」以致還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人們恐怕將要發現，我們社會「民智」已開，而且已經大開，問題反而在於如何運用民智以建設國家。這點體認，可能

是今天民主政治始終荆棘重重的真正原因。

產業革命以後人類政治社會裡首度出現了足以制衡傳統獨裁者君王的力量，這就是以資本為主體的社會力量。使得過去君王官僚「單元」壟斷的傳統政治社會開始出現「雙元」制衡的現像。加上中產階級乘虛形成主力，於是社會力量乃在多元均衡之中推動了一種社會合理化的運動，這也就是民主政治所以形成的原因。

但是，一個社會資本力量的形成，並不必然成為推動民主政治的力量。這支力量當它形成以及形成之後為求高速發展，最自然的是和政治力量做緊密的結合，對內而剝削人力，對外而開發市場，最自然的政治取向乃是走向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道路。英國十八、九世紀不落日帝國的締造，日本德國戰前法西斯軍國主義王國的形成，都是這種模式的再版。這種內部財軍力量狼狽式的結合和一致對外的現像，一直要到對外發展遭遇障礙，或者內部衍生第三牽制力量的時候，財、軍力量才會在內部由結合而形成對抗制衡的現像。當然，這兩種力量由結合而趨於對抗也有助於第三力量的加速成長，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運動過程。一旦兩者由結合走向對抗，一旦第三力量成長茁壯之際，也就是民主政治必得實現的時候。

台灣三十年來資本家和官僚始終結合所以能共同因應內外局面的原因，除了外貿的蓬勃發展造成一致對外之外，另一項重要原因乃是透過稅率的「制法從嚴、課稅從寬」的政策。使得資本家個個因逃稅而在犯罪意識籠罩中，因而造成其與政治力量對抗的意圖從心底裡裹膽。然而「對抗」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對抗既然無計可施，於是乃紛紛作消極對抗。其具體方法就是大量在國外「移產設籍」，造成了普遍的「人在台灣，財在海外，心在美國」的現象。雖然一時看不出如有形對抗般的威脅，却已足夠形成斧底抽薪的危機。這種現像不僅對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是一項危機，即使國家的生存而言，也是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脅。

所幸，另一種堅實的力量已逐漸發育成熟，這是我們社會所已形成的第三力量。這是真正穩定台灣社會促進社會合理化，推動民主政治最堅實的力量，他們穩定的職業和事業，但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效仿資本家和大政客來移產設籍，他們在動亂的時代中不會成為「走路派」，濃郁的鄉土情感使他們最容易成為保家衛國的衛士。他們之不同於無產階級因為「有恒產則有恒心」。同時，也因而有「恒力」足以使他們有能力為社會的不平不公而出力。這

個階層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累積財富過程中主要的作業者和執行者，同時也是資本家國內產品的消費者，它的覺醒和力量的凝聚當然有助於使資本家和官僚之間適當地形成三角制衡關係的成熟化。

中產階級乃是台灣經濟繁榮，社會結構改變之後，在資本家，和無產者之間所形成的新興階級，它和智識階層，我將它合稱爲「中智階級」。由於他們人數衆多，無所在，也無所不在。他們雖有擔任資本家的幹部和技工者，但不易爲資方所完全掌握。由於無所不在，也不易爲官僚收買運用。他們因而成爲一個中間而獨立的階層，這些人多半由企業界的經理人才，自由職業如建築師、律師、藥劑師、會計師等構成。另方面當然也包括自耕農、農牧養殖業者、技師技工等雖從事農工業，但也充份的富於中產性格。此外當然也包括大學生、大學講師、教授、公教人員、記者、文教工作者。

三十年來，這些爲數衆多的中產階級不但是推動經濟巨輪的主力份子，而且最近六年來，退出聯合國以後，一些優秀的經理人才更投身於政治改革的艱難運動中。文振兄也像其他關心國事的中產階級一樣，六年前便與改革運動結緣，所不同的是，這條改革之路，漫長而

坎坷，經常要面對無邊的灰暗、黯淡、親友的遠離，在社會人際間的孤獨。於是浪淘沙裏，多小人退出，把改革的種子或者深藏心底，或者等待春天的發芽。

但是他一直留下來，當身邊的朋友一個個減少的時候，他不僅沒有離去，反而在最愁慘的歲月，批判得愈有力，愈成熟。一般人都認為他較擅長物質層面經濟問題的探討，使他在改革陣營裏成為頗具特色的理論家。我以為這與他本人是經理人才有很大的關係。還有他曾經是小說作者的文學秉賦也有很大幫助。不過如果以他執著於中產階級改革意願作「樣品」，我們會發現他們追求社會公正，均富、民主的執著，是那樣強烈，是那樣不可讓步。

官僚集團雖然容易掌握資本家、傳播鉅子及大學教授，却無法有效掌握新興的中產階級，除了因為他們人數衆多，無所不在的原因之外，與這些新生代的中產階級，智識群衆、青年商人，乃是在西潮的衝擊下茁壯而成有關。面對著澎湃無際的海洋，他們富有世界性的觀念，在電影電視及來往貿易行商的言談裡，獲知廣大海洋世界的訊息，但是他們在社會上滿眼所見到的典章制度與低效能的行政效率，使他們發現理想與現實的社會是如此隔閡，內心裡形成一道寬廣的鴻溝，傳統教條與西方教育的矛盾，理想與現實不協調感，在他們的心靈

中當然難免會激起了強烈的震撼。

這批龐大而雄厚的中產階級在七十年代的台灣已迫切的需要代言人，因為他們與舊社會勞工貧民不同的乃是經濟生活已得到滿足，加上教育水準上升，使參與政治的欲望也愈來愈強，尤其國際形勢逐漸對台灣不利，當遭遇中共犯台威脅時，他們自然在維護既有的生活方式下更強烈地要求政府革新，以應付可見的外交及內政種種危機。

不幸的是，部份官僚集團的執政心態始終停留在三十年代軍政時期要求大家「聽話」的時代，加上國民黨結構本身似有溝通管道阻塞，由下而上沒有良好通路的缺憾，一般黨員大眾體認到他們的價值幾乎只在於選舉中成為投票的工具？四年總有一次被候選人奉為天之驕子，但時間總是極為短暫。而平常黨所結合的偏重於資本家、地方勢力頭目、大學教授、傳播業鉅子。中智階級需要代言人，可是在國民黨的政治權力結構裡沒有代表，容易使廣大受挫的心靈逐漸蔚成一波波地轉而助長黨外的批判運動。經過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六十四年、六十六年這四次群衆運動，在新生代的中智階級裡，幾乎造成自動自發的參與運動的狂熱。多少優秀的助選幹部，向公司學校請假，冒著風寒淋了一身的雨，深更半夜還挨家挨戶